

马蕊坡突围战：六壮士宁死不屈 气壮临州大地

1944年6月9日,100多名日伪军押着40余驮军用物资,傍晚从大武镇出发往三交运送。八路军十七团得知这一情报后,马上调两个营在显神庙湾设下埋伏。10日晨,激战一小时,毙敌30余人,俘虏60余人,军需物资全部缴获,取得了全胜。胜利后,这两个营驻在了马家圪垛、马蕊坡、后小峪一带。这就是临县历史上著名的“显神庙伏击战”。

为了报复,于1944年6月12日,日军兵分三路,合击驻守在马家圪垛、马蕊坡、后小峪的八路军十七团两营官兵。八路军战士们英勇突围,重创敌伪,并以白刃与敌拼杀,直至子弹打尽,舍身跳崖。在临县党史上,称本次战斗为“马蕊坡突围战”,在1944年7月6日的《抗战日报》第一版上,则称之为“一场《狼牙山五壮士》式的悲壮战斗。”

战斗发生之后,边区军民无不为其精神所感动,无不为其壮举所悲恸。

慰藉忠魂 激励后人

十七团是什么部队呢?十七团在临县有着响当当的名声。原属冀中野战部队第十七团、二十六团、二十团、二团等,1943年7月调驻临县后,合编为十七团,团长闵洪友,政委孙鸿志,驻扎城庄镇阳学会村,与盘踞三交、方山的日军多次作战,屡建战功。部队战士与当地老百姓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时常听到老人们提起十七团。有名的“务梁山伏击战”就是十七团打的。

十七团在打击日寇取胜的同时,也常遭到日寇汉奸的报复。如1944年某日凌晨,十七团正在阳学会出早操,驻方山圪洞的日伪军1000多人,突然包围了阳学会,警卫连杀开一个缺口,掩护团长、政委突围,侦察连牺牲大半。此役敌人抓走后勤人员50余人,牺牲战士200余人,群众被害20多人,损失军用物资70余驮。史称“阳学会突围战。”

后来十七团重振雄风,在挤跑方山敌人后,向南到达后小峪村一带驻扎,准备对峪口、店坪的日军据点,展开对敌斗争,一营在马家圪垛附近山区活动。1944年6月10日拂晓,由于提前侦知情报,十七团两个营的兵力,对100多名从方山大武镇出发到三交运送军用物资的日伪军进行伏击,取得了“显神庙伏击战”的胜利。为了报复,紧接着,日军便发动三路兵力合围我军。一营三连与敌人在驾虎沟沟底北山上进行了白刃战,最后在咀圪塔处跳高崖的三连战士中孟志超是十七团一营重机枪排长,蠡县人。他的同乡、一营教导员扈俊英则在战斗中被俘,不愿屈服而被敌人打死。还有一个来自无极县的、四连排长张逢洲也在此次战斗中牺牲。此战,杀伤日伪80余人,十七团牺牲一百多人。

显神庙伏击日军后,物资拉回了后小峪。郝培林老人说,那时八路军还给他们分了白糖吃。他与战士关系很好,当他退伍后,一直想着当年战死在架虎沟里的战士们,他总说:“现在国家困难,等将来富裕了,一定要给他们建一座纪念碑啊!”

终于,郝培林等来了这一天。为了铭记革命历史,时刻牢记日军在中国的滔天罪行,深切缅怀战斗中英勇献身的八路军战士,从而让广大临州儿女传承革命精神,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幸福生活,临县县委、县政府决定于2015年8月,在后小峪村架虎沟,为架虎沟战斗中八路军死难烈士立碑纪念,教育后人铭记历史,居安思危。立碑那天,郝培林老人穿着旧军装,戴着红军帽,胸前别着参加战争时获得的各种奖牌,向烈士们深深鞠躬,在纪念碑前久久站立。

这块碑的碑文如下:

架虎沟战斗八路军死难烈士纪念碑碑记

一九四四年五月下旬,八路军十七团一营在临县车赶乡杨家岭村一带开展游击战争,遭遇圪洞、峪口、寺圪塔、三交等据点日伪军数路围攻。在与首遇寺圪塔之敌激烈交火中,南路峪口之敌逼近,我军随即向东北面马家圪垛方向转移,到达马家圪垛山梁时,发现侯家沟底村头埋伏有东路圪塔之敌,遂向西撤退。在后小峪村架虎沟内又遭遇西路三交之敌。面对三面来敌,我一营三连战士与敌展开激烈白刃战,副连长白云山和二排长刘永成英勇刺杀日军十八人,壮烈牺牲。此战杀伤日军八十余人,我三连牺牲一百余人。为缅怀英烈,慰藉忠魂,激励在世,启迪后代,特树此碑,以志敬仰!

中共临县县委、临县人民政府 公元二〇一五年八月

(郭时键整理)



六壮士 舍生取义跳断崖

1942年9月7日,日军占领三交后,被八路军不断围困打击,日寇屡思报复。特别是“显神庙伏击战”后,马上组织反扑。1944年6月12日,日军发动三交日军110余人伪军30余人,方山店坪日军140余人伪军40余人,圪洞日军150余人伪军50余人,共500余敌伪,分三路分别从西南、东南、东北三个方向合击驻临县马家圪垛等地的十七团两个营。凌晨3时许,三交方向的日军已进至沙家塌村,店坪敌伪到了马家圪垛村西南,圪洞敌军到达马家圪垛东北的树家山村隐蔽,形成三面包围形势。八路军警戒队伍发觉后,立即掩护部队登山,占领阵地,激烈的战斗开始了。

马家圪垛西南的日军率先向我警戒阵地发起进攻,八路军用手榴弹和短促火力阻击敌人。

另一路敌兵则在猛烈火力的掩护下,向我军在马家圪垛村东北小高地担任掩护任务的一个排的两侧冲锋。青年排长田芳瑞号召战士:“我们要与这个山头共存亡”。大家正紧张地构筑工事时,两面敌人的轻重机枪像雨点一样向他们扫射过来。田芳瑞拿起机枪就打,敌人东倒西歪地滚下坡去。经过40多分钟激战,在田芳瑞的指挥下,敌人冲锋三次,被我击退三次。

掩护任务完成,我军开始转移时,北有敌人机枪扫射,后有敌人追来。正前又出现了十多个敌人。班长王志男带领只有两把刺刀的步枪班冲了上去,手榴弹开花处,敌人躺倒了三个,全班猛冲上去,王志男和战士张黑求在最前面,杀开血路,全部安全转移。

另一边,八路军的一个连正在树家山方向马蕊坡东北山上,与200多敌人争夺山头。班长王秀书因轻重机枪卡了壳,遂组织七、八班战士与敌人展开白刃战,反复冲锋三次,以刺刀歼敌11名。由于日军人多,占据优势,王秀书等战士最终光荣牺牲。而排长孟志超、班长赵清功、石何录、战士刘中堂、刘春英等人(据《临县志》记载为:“孟志超、赵清功和4名战士”共6人)的子弹打完了,但誓死不屈,一齐把武器折毁,跳下悬崖,壮烈殉国。

战斗中,青年共产党员宋茂林受了重伤,班长背他下山,穿过敌人的枪林弹雨。宋茂林再三叫班长放下他,好让部顺利转移,班长只好痛心地接收了他的枪。宋茂林一只手握着一个手榴弹,敌人向他冲来,把一颗手榴弹向敌人投去,拉响另一颗手榴弹,与接近他身边的敌人同归于尽。

与此同时,八路军有一支队伍疾驰赶到,迅速占领马蕊坡北山,与树家山之南来敌激烈作战,掩护附近部队主力转移。激战进行了4小时,日军屡次冲锋,企图继续其合击,我军以不屈的精神、血肉的代价,粉碎了敌寇合击企图。

我们熟知小学课本上的《狼牙山五壮士》,五位战士不惜牺牲自己为国捐躯的精神,感动并鼓舞着无数人,他们成了抗日英雄的代表。却不知在山西、在吕梁、在临县,竟也曾发生过类似的故事,而且是更多人数的战士在被围困时,选择了跳崖。



架虎沟战斗八路军死难烈士纪念碑揭幕仪式



烈士纪念碑

高龄老人回忆当年惨烈战况

八路军六位战士跳崖下来的沟叫驾虎沟,跳崖之前的战斗史称“驾虎沟白刃战”。

离驾虎沟最近的村子是后小峪村,村子在驾虎沟口的西边。村里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87岁(1987年)的郝培林老人,讲述了这场战斗的一些情况。1944年战斗发生时,他仅十四五岁。战场在村后的架虎沟里,对敌作战的是八路军十七团的部队,就驻扎在后小峪村里。当时,他与部队混得很熟,战斗打响时跟着队伍就上了山。见到十七团的一个连被日军围困,压在架虎沟里,用机枪扫射,有80多名战士全部牺牲了。第二天,他跟着大人们去架虎沟埋葬八路军战士的遗体。由于情况紧急,坑挖得不深。

他说:“战士们真的很可怜啊,他们牺牲时还都是20来岁的小伙子呢。”

驾虎沟口往东走是侯家沟村,再往东是马蕊坡村,84岁的刘兴福,1958年入党,耳聪目明,精神很好。他清楚地记得战斗发生在1944年农历四月二十二早上吃饭的时间8点左右。按公历,那天是6月

12日。刘兴福说,日军三面围困八路军,八路军从南山的马家圪垛那边突围过来。到了马蕊坡后山,再次遭遇日军。那时,他好奇地远远躲在山坳处观看。十七团三连的部队被围在山上,队伍被打散了,很多战士子弹没了就与敌人拼刺刀,副连长白云山和二排长刘永成刺杀日军18人,壮烈牺牲。最后剩下六名,被逼得跳了高崖,很多八路军战士被压在沟里,被日本人打死了。

与敌人拼刺刀的地方叫黑圪针。架虎沟从后小峪村向东北延伸至马蕊坡后山,再往东北方向就是树家山。架虎沟最深处,东北侧有一个向沟里突出的三角形山头,叫咀圪塔,就是八路军跳崖处。

现在下到沟里来到崖底,高山巍峨,从山底到山顶足有五六百米。人们不禁惊叹,当时到底是什么样的勇气,驱使八路军战士们舍身跳下如此高的悬崖?回程路上,刘兴福老人说,乡里组织村民把战士们的遗体抬走,埋在了前架虎沟的一块地里。